

太玄法要
与
璇玑神字



玄真手迹

序

當今之世，法橫流，學人之盛，
 流風至，事實乃時古之所未有，且其於
 皇命之隆，凡溫賜明之紀，其人莫不盡
 大幸焉耳。

必時惜其貴，利祿之生，功名之
 起，必美之物，罕察之錯，同後，雖一之，其

假令為珠，猶腐為鳥，而改石道，級仍
 旁，口查是其中，也其主，彼舍，誤也，不，此功
 之士，其語，玄，何，至，若，以，入，念，以，虎，喘，人，吟
 也，元，美，奉，休，更，有，亦，多，命，息，而，合，過，生，恩
 其，忘，歟，朕，接，接，休，義，者，奉，世，尊，為，神，術，良
 可，歎，也。

余同事之中，曾有一人，中，四，十，八，五，時，而，其
 體，休，壯，同，是，命，之，所，度，心，以，修，斷，靈，神，信，云，謂

乃尸交游以爲度人之業。卒更棄金穀。良師之望。他友入引存。拜於一高人。門下得爲志。心指刻而善。尋引發。志之末。每自煉功。自問指。滋味。之有。戶。遂。新。近。秋。十。文。句。文。之內。當者立作。甚言。与。身。交。淡。便。意。得。之。也。溢於言表。几類。与。今天。下。出其右者。无多。余時。身。有。六。字。自知。人。微。言。輕。本。不。欲。置。評。多。耐。性。命。交。美。之。心。焉。敢。自。秘。乃。識。之。曰。雷。洞。古。來。天。下。真。人。之。學。以。字。宙。爲。公。旨。上。洞。九。天。下。照。十。地。教。人。不。知。之。實。執。天下。所。經。之。闊。則。惜。乎。一。身。先。天。本。具。如。眼。似。珠。女。有。難。哉。於。外。是。有。煉。就。丹。曰。一。口。是。万。兩。數。事。不。与。人。之。說。似。君。之。修。爲。實。乃。以。本。命。具。无。爲。一。時。之。喜。考。以。促。壽。之。華。情。之。耽。系。其。人。所。要。佳。冷。笑。數。聲。道。拂。袖。而。去。至。中。五。十。冬。月。而。爲。世。人。患。病。于。創。病。社。時。人。几。欲。仰。

鵲丹世謂如服月主一編不起。此道。日。天。即。極。手。而。去。衆。人。自。此。誤。功。也。高。修。持。者。亦。多。自。迷。迷。功。修。之。人。孰。不。知。非。功。之。道。也。而。人。以。之。爲。功。之。道。也。
 此及袖時。東。承。師。訓。知。用。之。不。功。本。耳。方。可。成。其。之。道。爲。解。世。人。行。近。修。身。之。苦。乃。接。天。十。五。相。能。合。自。阴。五。爲。表。里。以。爲。人。之。司。子。之。根。本。凡。欲。心。外。而。求。富。貴。其。成。用。之。時。而。里。洞。運。以。十。上。搜。尋。即。知。自。身。真。且。修。行。外。間。可。用。却。系。十。中。合。起。之。在。行。且。依。坐。形。本。天。土。順。生。流。行。方。能。得。不。傷。自。身。真。且。可。爲。留。一。金。身。法。世。之。法。

目录

目录

序.....	5
总论.....	7
阴阳小议.....	11
太极小议.....	14
人天本一原理.....	24
动静搜玄录.....	27
庄.....	30
先天本玄录.....	33
太玄搜要录.....	36

序

当今之世，万法横流，学人之盛，流派之丰，实乃旷古之所未有。且届于生命之源几届昭明之纪，真人类之一大幸事耳。

然所惜者，世人利欲之望，功名之想，情义之拘，卑崇之错，间使蝇蝇之辈假石为珠，指鹿为马，而致左道频仍，旁门叠见，其中好货之徒奢谈炉火，求功之士丽语玄沙。至若伏气捻诀，虎啸人吟，无关本体。更有开声布炁，而令遇者忽笑忽颠，肢摇体战者，举世尊为神术，良可叹也。

余同事之中曾有一人，年四十又五时，尚身强体壮，闻延命之术，虔心以修，渐觉神清气朗，乃广交游，以为度人之业举，更兼企获良师之望。经友人引荐拜于一高人门下，得为悉心指引，而善导引发炁之术，每自炼功自闻指端嗤嗤然有声，远射达数十丈，旬丈之内，当者立仆。甚喜，与吾交谈，得意洋洋之色溢于言表，几类当今天下出其右者无多。余时年卅有六岁，自知人微言轻，本不欲置评，争耐性命交关之事，焉敢自秘，乃诫之曰：窃闻古来天下真人之学，以宇宙为宏旨，上洞九天，下明十地，救世人不知之灾，挽天下难觉之澜，则惜乎一身先天本炁如眼似珠，安肯轻发于外？是有“炼就丹田一口炁，万两黄金不与人”之说。似君之所为，实乃以本命真元为一时之喜，若成促寿之弊，悔之晚矣！其人听罢，唯冷笑数声，遂拂袖而去。至年五十冬月，尚为世人医病，手到病祛，时人几疑扁鹊再世，谁知腊月竟一病不起，方过年关即撒手西去。家人自此谈功色变，修持者亦多有远避功修之人。孰不知非功之过也，而人以之为功之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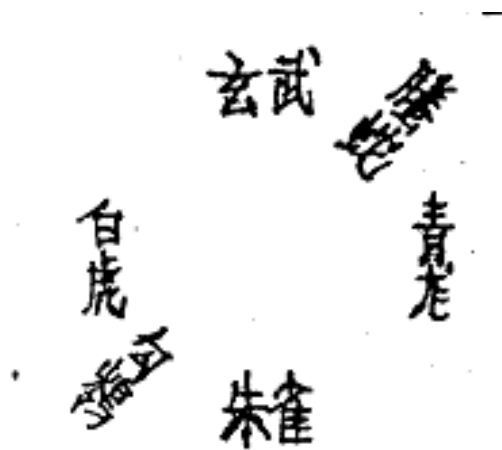
过也。

忆及幼时秉承师训，知用之不动本丹，方可成其久远。为解世人行炁伤身之苦，乃按天干五阳配合五阴，互为表里，以为人元司事之根本，而使内外两兼，当其发用之时，内里调运，仅以干上搜寻，即知自身真炁所行，外间所用，却系干中合起之五行，且依金、水、木、火、土、顺生流停，方葆得不伤自身真炁，可为留一全身济世之法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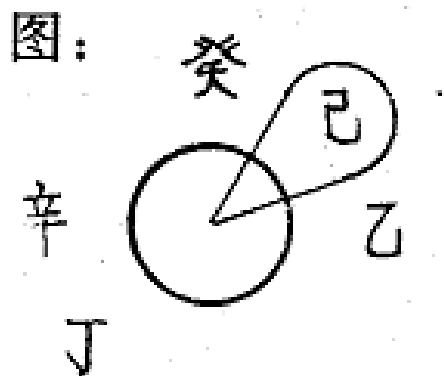
总论

以乾之宏，万象莫不备于天，是有轻清者上浮而为天。以坤之厚，万物无不归于地，是有重浊者下凝而为地。乾坤即立，天地定位，明成宇宙之物义，暗剖两仪之象比。其后雷风相搏，山泽通气，乃有物成。是天地者，生于未生之先，必止于已止之后。则知宇宙中，万事万物，无不尽备其机。斯理矣，尽露人天本一之义。近观今世之人，往往舍本逐末，置本一之人天不用，反苦求天人合一之法，以为仙道之所必由，真南辕而北其辙也。须知，人秉天地而立，则人身之中自存天地。未有无天而可以活人者，亦未有无地而可以活人者，古称孤阳不生，独阴不长，今称物极必反，或曰虚极自灭，实极则死。即天下万事万物，莫不虚中有实，实中有虚。若以人身而论，不言宏旨，只去干头搜求，则以甲、庚、丙、壬、戊，冲起先天本炁，更以己、乙、辛、丁、癸，冲起后天本炁。其如骨骼血肉成于后天，脉息精气秉于先天。其中明五行十位，暗五行五位，自成三五之数。其如甲木、庚金、丙火、壬水、戊土，明中阳五行，己土、乙木、辛金、丁火、癸水，明中阴五行，而甲己化土，乙庚化金，丙辛化水，丁壬化木，戊癸化火，暗中全五行，是有三组，每组五位。若依太极而论，则明中阳五行自占混机，明中阴五行自占沌机，暗中五行出濛入鸿，乃全太极之义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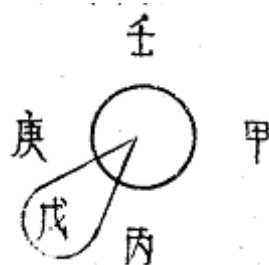
日月合明功按古法六兽定真，暗合十干两璇中分明暗五行之玑，又以预备式调起两仪三才，乃于全数幻演法则中略占先机，实全真了圣之至速至简之途，学人不可不知。其六兽者，青龙、白虎、朱雀、玄武、勾（辰）、（腾）蛇是也，其参盘定式如下图：



图中分野，按上北下南，左西右东，其中东南，西北各空一穴，今世之物理学中称为空穴，暗寓天倾其西北，地陷其东南故事，亦含功法中倾天陷地心法。十干两璇者甲丙戊庚壬为一璇，乙丁己辛癸为一璇，合而为两璇，如下图：



以六兽定真，暗合十干两璇，如下图：



古人以六兽定真歌叙之曰：

甲乙东方起青龙

丙丁南方朱雀成

戊己勾辰己腾蛇

庚辛白虎是真容

壬癸玄武原居北

六兽爻情仔细推



亘古逾今，多少贤人达士，究穷大易，玄参道德。或以奇门为出，或以数术为入，而有熊经鸟伸，伏食引炁，拨筋拗骨，采药吞丹，虽万法兼备，然则无不必经六兽之途。其名或称龙虎放飞，或称六兽归根，此其大者，或言仙鹤东游，或言神龙蛰伏，此其小者。更有黄鼬白狸，金鳞赤雉，令天下人瞠目，使后学者多迷。神怪之崇乃成，自性之存乃昧，遂成障道之魔而不自知，犹以为神异。余之师尝言，人之修持，莫不秉一灵之炁，无论先天后天尽皆散而成空，敛则成形，而天下万法莫不秉一理以为，即取固亨出入之缓急，求济覆散敛之巨微。其敛也，则以量之多寡，及心中之所素喜，由心而发，自聚生形，故言天下万法莫发乎于心。斯如匠人制器，器未成而心先备。其如胸有成竹之典，言欲画竹，必先得成竹于胸，执笔熟视，乃见其所欲画者，急起从之，以追其所见，振笔急遂，如兔起鹘落，稍纵即逝矣。则知世俗之人每常礼拜山精树怪，功中所见（为所显也，非所见也，须知见与不见谓之离），亦多神兽，此皆自性之所自为。世人不晓

个中三昧，多附穿凿，至出北山黄三太爷（北山黄鼠狼），南海李五公祖（李树空洞中蜈蚣）之类异趣之说，言者振振有词，闻者惴惴失神，孰不知泥者聚坯，火锻为碗，俱己力之所成，何神怪之有，殊非人意以为者，惟道惟一，迄望学者勿堕神魔，潜心问道，务使心宽于天地，意远于穹苍，则人天本一之境几矣。

阴阳小议

夫阴阳者，涵盖宇宙，总率八（八者卦满之数，是言其积无量，则八本非八，象无量之义，可参佐数学物理中希尔伯特空间涵义）维，天下之成性司命也。

是故有阴阳而有天地，知阴阳而葆长生。则伏羲、女娲、老君、伯阳莫不以阴阳为立论之本，而虚中、子平、华佗、仲景无不用阴阳为鉴真之钥。上下数万年，纵横天地间，阴阳造化之奇，可谓震古烁今。于是乎千流万派学无不究阴阳，十门九宗术莫不尚阴阳，则宇宙之宏，剖微断渺，一粟之末，分胚析胎，俱以为了判阴阳，妙参幽玄。于是著书立说，成一家之学，统万世之论，使今世之人无分老幼，言人则知背为阳腹为阴，言宇则知天为阳地为阴，言宙则知去为阳来为阴，几成定论，无可另容它论。然于吾少年时，得闻中学物理教师说电子流动正负之错愕，曾生一怪诞之想，譬如古圣先贤称男为女，指地为天，或竟以柔顺者为阳，以刚强者为阴，后来一切学问，必不同今日矣。始知盖夫阴阳者，莫不由人所指，方晓公孙龙子物莫非指，而指非指之一义。

须知鸿蒙未判之时，混沌开基之际，或如今日物理所言宇宙初生之时，自无阴阳，古人称之曰无中生有。今之一切学者，究此亦尽以无为本初。然依物质不灭之律，物不可以无由以生，则无中生有，必乃一正一负。其成阴阳也，因人所指。是物象有异，人以界分。此形名之议也，本无关宏旨。可虑者，形名既定，常至疏漏，譬如贤士宏儒，说阴论阳，书山字海，

汗牛充栋。其如阴阳割昏晓之句，几近家喻户晓，却不知竟是阴割昏阳割晓，抑且阳割昏而阴割晓。若为阴阳割昏且割晓，则阴阳本一，此即入公孙龙子之白马非马圈套。须知阴固为阴，阳固为阳，合阴与阳必非阴非阳。当明余之阴阳小议，迥非他人之论也。

盖夫阴阳者，世人多以剖阴断阳之法而究学。却不知不剖不断，涵阴囿阳，即阴即阳之学。须知阴阳者，既合阴与阳，自必另为一物，即阴阳者为是。而此阴阳之为物，不阴不阳，亦阴亦阳，禅宗此即彼，此非彼等论，兼含此理。世人之学常依即是即非之论，自然难明此中之理。然此理不明，难为至圣。须知有天之论已自为物，物是象非莫不闭锁阴阳，则功中自有太极锁相之说。而以现代物理之见，如核子、微子之类，内中亦存空如之地，其实虚含炁之义立显，阴阳自存之象自现。其说也，即如一核子若氢，以世人之剖断，纵以核为阳，而以核外电子为阴，则其一阴名曰电子，一阳名为氢核，合阴与阳名为氢原子，可知物义各不相同。又以波函数而论，三者所应满足之初始边界各类条件，亦相去甚远，可知象比亦趣成各异。知阴也阳也，非阴阳也。知此则虽见功中所述有阴有阳，学者当知其形备而已，固不可以心法为论，更不可以道律参之。

拙论及此，往往更启世人疑虑，究不明所叙者何事，不得不另增数言以释谜团。虽明知乱麻刀斩，愈碎愈乱，亦不得不舍原初一团，而成无丝之零乱。哀哉是举，为人而立。譬如，世人皆知河之为河，洛之为洛，则参河演洛，不穷者数千年，却无一人敢言尽发宏旨。其弊也，河秉先天，洛本后天，一实一虚，一阴一阳，殊不知合河与洛，自成太极。是河图也，

法先天之象；洛书也，则后天之成。然河洛者，太极之所裂象，太极者，河洛之所淹没，却为世人之所不晓。余之业师承千古一脉之学，知此中关系之至大，乃于授业之时耳提面命，令余铭记阴阳者，非阴非阳之义，即如《太玄金铭》所论：“八炁九玕，本参之妙，应庄庄不判虚实，式式莫离阴阳”，则功中各式，莫不八炁兼修，方葆不离阴阳。若言阴阳兼备，其义差异。须知参阴柔之机，即失于阳刚，法阳刚之机，即失于阴柔。况且阴阳者非阴非阳，含本然之妙，岂阴加阳之可比？是有“如如不动，是真阴阳，宝斯不动，发用乃长（常）”之论。

是知此阴阳也，不可以意会，不可以言传，尝有谓心知者亦大谬不然。须知其如如者一说，如果如此，即未生未来之物。即若如来佛祖，禅宗亦以其名，明定其未来之义，发万物之所未发，始穷天下之所不穷。则此阴阳也，生天地无始之始，发宇宙无终之终。若能明了此中之义，方可言洞晓阴阳，玄参造化，而能大演天地之数，小演人情之理。

太极小议

《璇玑真言》之《太玄法要》中〈太玄金铭〉云：“太极之玄，幻假幻真，本然之妙，亦假亦真，太极者，本然之动，本然者，太极之静。是故欲晓太极之理，当明本然之妙；欲知本然之义，当根太极之玄。其玄与妙，世称太玄。是知太玄者，太极本然也。”

余知天下万法皆本太极，且知当今天下太极版本不下百多种。流变之说，更不知凡几。以至混本乱元，繁衍生误，几不知本一太极为何物。余于幼年受业之时，聆业师千叮万嘱，得便之时，还世人以太极本义。心常惴惴。思此不可言说之物，本非图形所能辟义，且苦世人之习，非图文而不立，余何德何能，企望以太极本义明示于人。然秉师之训，不得不为，故此勉为其难，虽明知言不能达意，亦望后人或可于此廖廖数言中略窥端倪，或可聊慰一片苦心。古人尝言：达摩西来一字无，全在此中用功夫。此者无也，则知千功万法发之于无，而太极者无之一名，是太极本无。然世人于有之识认，多具慧眼，及至谈无，尽皆语塞。古人知此，取迂迴之计，不言无而言太极。所惜者今人反不明太极本无之义。有鉴于此，余则先还太极本无之真面，以积清源正本之功。须知太极者，一（气）浑沦，本然之动。则必本无形象，且又自具万千形象。是一炁浑沦者，乃本初灵（零）之所运，必无形象。又本然之动者，乃本初灵（零）之所行，万千丰姿，则又必具万千形象。是以今世百多种太极图式，此其由也。

授太极以图是其形定，冠太极以名是其名立，形名即立失于本无，则后

人之学去道远矣。拙著《九宫八卦与璇玑科学》一书中立真本太极，亦不免流此通弊，亦无可奈何之事。然本无之物，自使世人无可琢磨，遂成参功之人一大憾事耳。是知前人立形名以辟义，非有形名，而强为之也。然言太极自具万千形象者，因本无者因有而成，前言合河与洛乃成太极，即此之谓。比如电子之淹灭，一正一负对生光子，则说个别某物之无是某特定的无。即如世人易见洛而不易见河，则倏觉洛之所失，番（反）不明何以竟成太极，更不知另失一河。则太极化象赋中警人以河洛齐归之语。而此句之中，大率今人万物生化之理，即物理学中一切粒子之裂象、淹灭之过程。无不尽备其中。更有黑洞、白洞之生成、演化之理，亦包罗于内。知古人之学包罗万有，惜今人不明所以，反以一砖一石以为连城之璧，而弃金玉之地，而使荒草没踵，殊不知太极之学容天下之至有。今以物象而论，太极者，浑然一体之总论也。则知质量、动量、能量等一切物理宗量，无分正负，尽在其中，则其性之宏无可伦比。是知太极也，即刚即柔，即静即动，即虚即实，刚柔动静虚实莫不兼备，则参功不明太极者，殊不可取。

本然者生生之始，太极者化化之始。且夫太极者，本然之动，本然者，太极之静，则本然太极不二。是知太极有生化化。尝言生生无息化化不穷，即此之谓也。世之修持者多不明此理，致难登堂奥。余于少年时，师携至山，引趋山溪之下，告以涓涓细水尚有湍流，命参生化化之机。寂坐良久，耳听空山鸟语，目视溪水流涓，渐入两忘之境，心无物我。乃明无源头之不竭生生，即无流泉之不尽化化。其理一如汇百川而入海，方成

海天之一色。观今世之人，修持多攀枝节，发用不知源流，何存大进之望。然太极生化化之理，理浅意深，世人多参其定盘而不晓其通变。昔伏羲氏立太极而画卦，即以太极示人以本然之机，而以卦象晓人以通变之义。惜后人以卦参卦，枉言象数，于太极本然之生化化多未深究。致令今人之学，发宏虽盛，本根不明。须知天下万事万物生生不离太极，化化源于太极。知太极之学实乃修持之至要。

太极盘式见于下图，其中灵位示本无之意。鸿濛蕴生生之璇，混沌藏化化之机。此图为《妙一真功》及《九宫八卦》功法之秘本，他功不见。若然以此为参功根基，进境颇速，所不同者，返本无之朴，还生化之真，出濛入鸿直指天心，而了太极之玄，兼明本然之妙。



太极图：

若以此图而论，图中各线所定之形涵太极之义，文字所成之理存本然之玑（须知太极本然者另具它义，莫拘于此）。其中本无本体生化通变，具大易简单通变周流之一切妙理，发天地运化之所有真机。

太玄小引

世有太极者首参虚实，八卦者要以进退，更有形意之学，乃尚起落。是虚实进退起落之机，钩索太极八卦形意之旨。后学者旁生三门，各巧专攻，世称三大神功。又惜乎多忘其心法根基，仅存技击之术，而为武学圣艺。殊不知上古之学，涵太极八卦形意以为一，乃称太玄。

今人尽知伏羲画卦，立中宫直露太极，巧周天明显八卦，形图合璧，象形象意，暗寓形意之机。是知伏羲所示于人者，非太极也，非八卦也，非形意也，实太玄也。后人忘本而扬枝，裂太玄之学以为三，更裂三以成万，虽众花齐秀，却失一枝之奇。须知百川虽在，不汇海而失其归宿，涓溪自流，无发源即失之久长。则参功之人，一步一级，务必拾阶而上，直指天心之地，晓太玄之旨，明入道之机，方不致入游空返之失。观今世之人，岂仅不知太玄之旨乎？余尝与众多高手大师类谈，若言掌立烛摇，开碑裂石，则口若悬河，若言隐形遁相，凌虚融物，已崇为神曲，及言太极、八卦、形意，多为语塞。稍有能言者，不过言形意以点打园，八卦围园打点，太极迂迴于二者之间而已。此技击之巧术，何关宏旨？若与言太极虚实，八卦进退，形意起落各意，为闻所未闻，知今人之学，失于根本者久矣。

夫太极者氤氲生炁，涵二而一，是一圉二而二无一之学也。其以本无之体为本然，而以欲裂之象为太极。则知太极之中，必一正一负，一虚一实，此太极首重虚实之意也。须知无虚实而太极不立，是故更有言太极即虚实也。须知开天辟地之先，一炁浑沦，此浑然一体之物，是实以虚也，是虚以实也。其如白以马也，马以白也，虽不与而与，乃成白马，而为非白非

马之物。是有言曰：非灵者，实以虚。非非灵者，虚以实。尝言鸿者近实而远虚之象，濛者近虚而远实之象，即此之谓也。须知此一虚一实，原为本一之体，未分未合。即如白马者亦本一之体，无分无合。舍其白者，非但白马无存，马亦无存；舍其马者，白马即失，白亦无存。是虚与实也，舍实无虚，舍虚无实，则太极不存。是知究太极之理，不可以不重虚实。则古人以混法实，以沌象虚，同构于太极之中。虽则立意工巧，却苦失于剖判。后学之人几疑混者独混沌者独沌，尽失太极本然即实即虚之义，及所言未分未合之理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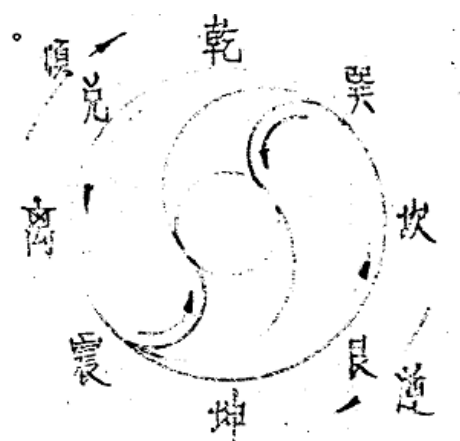
余届不惑之岁时，曾遇一丹道大家，从学者千数人，弟子中亦多高手，地方多承恩泽。及言进步之修，告余以一言难尽，且面现忧苦之色。余甚怪之，乃与询曰：余见汝丹田前区一团冷气内旋，佛法之身将具，即秉大成之望，何忧苦之有？不意其人大礼参拜，但求指示机宜。是其冷也，二载有余，多致腹痛，苦无化解之法，不得不停功苦守。竟不晓此实虚含炁之象，已法太极本然之机，为不明虚实之理，苦为障道之举，致令啼笑皆非。后学遇此勿惊勿惧，以日月合明之旋丹之法应之，立登圣域。

古之兵家尝以实者虚之，虚者实之之论，发诡道谋略之宏旨，须知此亦太极虚实之一论也。究其要义，乃知实者无之所生，扬虚而成，是实其内而虚其外也；虚者无之所裂，弃实而成，是虚其内而实其外也。今人每言乾道成男阳于外而阴于内，坤道成女阴于外而阳于内者，即此理也。故夫虚实者，不判不离，未合未分。却苦世人多所不知，每于修持之中，或就实避虚，或喜虚恶实，剖断但求清楚，挥洒务要纯正，殊不知行偏之术难

以致远，反以为先师之秘法未传，不亦悲乎？若以今人所修之外气而论，多为后天本气。然秉太极锁相之功，自涵先天真炁。久行之余，气渐弱而机显。是言气机强时未必真强，气机弱时未必真弱。世人遇此多有惊惧，每每苦寻外气，直若登山欲高，反伫立于一阶之上再不前行，反怪他人俱长足大进，而独己身不高其位。

是论也，万法难离之根。则日月合明之功，以甲乙丙丁戊五位法天之象以为虚，而以己庚辛壬癸五位则地之玕以为实，含实囿虚，不分不合。又以乙丁阴干则实，乃成虚中实，而以庚壬阳干则虚，乃成实中虚。是虚实也，是即虚即实也，是涵虚囿实也，是非虚非实也，不知此不足以与言日月合明，更难以明太玄而入道。

然则八卦要以进退者何？殊不知八卦者，周于太极，一顺一逆，如下图。其顺者，实之进也，虚之退也。其逆者，实之退也，虚之进也。是言八卦要以进退。



盖夫八卦者，宙之法象，时序流停，兼明宇之生化之理。要以言之，则有八卦相错之说。况图中所示，实进则虚退，虚进则实退，是知兼进兼退

也。即若功中修持，无论天下万流千宗，至于正本清源之境，必以八炁兼修。此时体内身外元气真机进实而退虚，进虚而退实，则成修持界之一大难事，而使众多宗师无由以进。则八卦要以进退之说，真乃修持者之至要也。须知太玄之理，言进退者，一如公孙龙子白马之论。合进与退，非进非退。须知太玄者，太极本然也。即道。乃自然之律也。凡乎自然者，山也自然，野也自然，而人之所为，若近山而登，即远野而去；若去山就野，则必远山之行。是进山已退野，进野则退山。即进此自然，而远彼自然也，俱为悖道。则知鬼谷子之弟子，一脚门里一脚门外之戏，实乃进退之高论也。然则今之万法，教化世人之方，或以实为基以求虚进，或以虚为基而务实退，虽可谓为良途，然须知至于几道之境，必究要以进退之理。若言进退，修持者不明个中之理，则无论何途何段，多生凶险。即如虚基实退之法，有任督两脉之周天运化之法。世人多苦三关难越，常见背酸、脊痛、脑胀、耳鸣之人，更有昏厥于地，苦救不醒，乃至丧命之人，不过管细水丰，不容则塞。调治之法多人尽知，仅以少许先天真炁带送一手，但觉一股暖流轰然布体，此症即解。若参太玄本旨，实则以虚退之机，化实退之气。而以虚退实亦退之流，成不退不进本然之进退。此中之妙，人所难知。故夫进退者，有即进即退，有非进非退，有本然进退，各个不同。学者及此，当知太玄之意。须知太玄者，玄之又玄也，老子谓为众妙之门，岂常俗之理可知可解。即如世人言进但言进，而却不知乃实之进耶，或虚之进也。知所言进，物进也，非进也。此又如公孙龙子所言白马也，非马也。则太玄法要言“若以进论不退即进，若以退言不进即退。是即进即退有论，而物进物退凡俗之理尔”。若以非进非退而论，其言滞涩，其理玄奥。太玄

法要言“非进者，非不进也，非退也，非不动也。非退者，非不退也，非进也，非不动也。非进也，非退也，非进非退也。此理玄于即进即退之论，当不可以退即非进以辨，亦不可以进即非退而言”。此中之理至玄至妙，若发古文字之奥妙，知即者略含抵达之意。则上论中之一义，或可述为：“当即而即者即进，不当即者而即为非进”，“当不即而不即者即退，不当不即者而不即为非退”。譬如修持之士，若欲求进，则必关几道宏旨，必不可生如黄三太爷、李五公祖之崇。若生此举，是不当即者而即，为非进。然此理尚有悖论，即若一人本不欲参道，而意在求功，则此举若可令其有功于其人也，反为当即而即者即进，个中道理实难一言以明。至于本然进退之理，发于太玄本无之机，俗言无以为叙，唯修持者于即进非进之理中自化。

日月合明之功尽藏即进即退，非进非退，本然进退之理，学者不可不明其义。即如日月合明发用歌所言“甲己化土正中合，稼穡一带绕梁歌，乙庚从革化金象，丙辛润下水成河，丁壬化木自为林，戊癸南方火焰多，天盘合得秀气在，地盘局里论功德”。式如

天	甲	乙	丙	丁	戊
地	己	庚	辛	壬	癸
合化	土	金	水	木	火

若以甲己化土而论，甲木本生火，不即火而即土，是不当即而即，为非进。己土本土，自即合化之土，而非自即自土，为本然进退。而甲木于火是不当不即者而不即，为非退，则丙辛化水中之辛金生水，是当即而即者

为进，余皆仿此。

至于形意之学乃尚起落之说，实太玄之精要尔。须知太极八卦即立，九宫之象具。世知九宫八卦之学，天下之奇学也。然九宫者，八卦者，有以命形也；九宫八卦者，无以象意也。则九宫八卦出，世间必有形意之学。形者，实之静也，落；意者，虚之奋也，起。则形意之学乃尚起落。

盖夫形意者，象形法意，发宇宙无形之宏旨；命形露意，存宇宙未有之真机。其无形者，无之形也，非无形也，亦无形也。其未有者，未之有也，非未有也，亦未有也。尝知先天地而立者，璇玑有灵，实虚含炁。璇玑象起，实虚物落。又实以重浊将凝以落，虚以轻清待奋而起，知起落者，万事万物之动静也。然上论也，几类世之常理，非太玄本然之理也。须知璇玑虚实之为物，以基复两盘锁相不二；实虚含“气”之成相，以两明之义以共存，则知起落者亦不二也。则有即起即落，非起非落，本然起落各说，学者可参进退之论以自明。今以体形体式而论，皆与修持者息息相关。即如参功之人欲行功起手，则知动作之要领直追形似，然不知动作之中分形分式。其形也，动作之外象也，其式也，动作所规之炁机运化格式也。世人往往知形之动，而不知内机之行。是形起而机落也，非功也，乃体操尔，且不若体操家所动之柔美。则以功修而论，必以兼起兼落之修，或形起式起，或形起式落，或形落式起，或形落式落，法宇宙自然之运，则天地无规之行，方有大成之望。若夫一味形起机落，久必失于滞涩，且无通变之巧。

余尝见一人，参功二十载有余，现一派掌门之尊，与叙功修之事，竟不

明形中八劲之所安出，于形意之起落，未之闻也。另见一人，参功十载，己身风湿之症苦不能痊，此形常起而机常落之所必致，却苦世之修持者多入此流。为除此弊，日月合明功之修持，形式兼备，且佐以太极修持之秘法。比如龙蛇竞舞之式，取意甲青龙已腾蛇合化之机，掌臂腰之形动与掌心灸热合丹中渐温之机起合参，又以掌中太极之璇，使晓太极修持之意，内中起落，千变万化，学者久练自知。

又如世人参功，设若冲起实机，则必有起攒之象，则周身各行气之道路尽皆收紧，而有壅塞胀痛之感，大周天动之前，往往相关穴位奇痛彻骨，即此。设若迫落实机，则必有落翻之象，则周身各行气之道路，不若气翻之速，则有憋闷酸痒之感。祖窍失形之前，往往相关脉道酸痒难耐，即此。须知炁机之行，皆有起攒落翻之象。盖夫炁机者，尽法先天之象，多含轻清上浮之本机，则起也，必奋而束，落也，必退而散。则形意拳经有起是攒、落是翻之说。其拳也，化此为身形手式，亦为一理。然太玄本义原出气机之运，或以武道言之，应属内劲吞吐之机，兼化身形手式之理。今人多具形失意，大谬形意本然之妙。

又以日月合明天地形盘与合化之意盘而论，则合化意盘象起，天地形盘象落。然则天地形盘与合化意盘统而为一，无可分处，则自具本然起落也。其中发用之奇，往往出人意料。比如病家心脏有疾，略以合化意盘心火之机带起，而以天地形盘心火之机控落，俱为场相互作用之机，全无发放外气伤功之苦。且出于心火本然之机，宜为速复。此中之理非神非怪，今学者称为生物场信息之类，几近其意，勿以神佛言之。

人天本一原理

观今人之学，虽天下万法，俱参天人合一之学。其论也，以天为大道之本，以人为天地之所出，则人若俱道之修，必法天地王相之机，秉万物平和之炁，渐以上通九天，下达十地之学，以为天人合一之象。然千古以来于此途入道者直若朗日之星，则使后人视为畏途。然以太玄之理而论，玄之又玄，众妙之门。知其门也，有即出即入，不出不入，本然出入之妙，是知其不难也。奈何世人举步维艰，是不得其门而入也，是其途殊也。若发太玄本然之意，观人之存世，知舍实虚亡，舍虚实亡。则知人身之中，必存实存虚，舍一而不活。且夫虚者，轻清者上浮而为天之物也；实者，重浊者下凝而为地之物也。人身之中即存实存虚，知亦存天存地，若非如此，除却轻清者不可以为天，重浊者不可以为地。然古真人之教，即秉天地以此立，则无他疑矣。是知人身之中自具天地。

又人秉天地之间，即生于宇宙大全信息之中。其如天线之立于野也，普天之下一切电磁波之传递，莫不为收，其余所差者，终端破译之能尔，仪器敏锐之度也。则知人身即立，大全信息莫不备于内，昊天苍远，山野之幽深，其信莫不加于人，非不能知也，为不以知也。

更人之死也，形骸散而等地，精气亡而同天，莫不如此。若以物理而论，体内为虚之物，秉轻清者上浮之理，必去于天，为实之物，法重浊者下凝之义，必归于地，知人身之中即存天地也。

若依上论，天地即为人身之中本存之物，则人天本一之理备。知人不异

于天也，天不异于人也，则知世之所修，弃本一之人天不用，反将本一之人天分而为二，另寻合一之法。即如以一古釉之碗摔而为两，后以高手仿师难复真面。虽或有乱真之笔，终不可与原品同日而语，是人天本一及天人合一之异，世之理法为弊，良可叹也。

尝有不明本一人天之论者，诘于余曰：天高于苍远，人近于实地，何本一之有？余与言曰：此请君入瓮之术而。某即论人天，则必以名实而定人天为两，乃不得不以两相之人天，与论人天本一之理，然太玄之妙，即入此机，亦有出处。今之物理已知核与电子，间远于天，而无人不以其为一，则合称原子，而天为无所不在之物，即与人成两各之态，岂不为一？

又有不明本一之人天之理者，问于余曰：人者固存之象，凝为实体，天者散化之表；浮为虚物，何本一人天之有？余与答曰：今世之人早知波与粒子两相不二，是称波粒二象性，则人以固存之象，自为散化之表；天以散化之表，必具固存之象，非不能知也，为人不知也。若以虚中虚论，则天凝为物，若以虚中实论，地散为空。则人所具固存之象，同于天所具散化之表，是知人天必一。

观夫人天本一之理，太玄之至论也。即如禅宗佛祖灭度之际，所化天地未生之先谁是我之理，即欲人知人天本一之律，须知鸿蒙未判，混沌不分之际，原乃一炁混沦，存于太玄本无之中，当其时也，谁敢言人天为二，更以太玄本然而论，则谓本为自然也。是人本自然，天本自然，即同为自然，何二象之有？则又为人天本一。

若果人天本一，修持者自可不必取合一之途，以远其修，则几道之举，

诚为易事尔。却苦世人先立人天两相之非，后又行苦合之修。须知人身之中，本具一天，另加一天于上，何其难哉！是天人合一者，大谬之途也。是禅宗顿渐之论，其顿悟之旨，实发此机。试想若人天非一，合二而一方为天人合一之举，自当渐踏天梯，步步生合，经久而成，是必渐悟。若乃人天本一，不过晓以其理，明则入圣，又何渐悟之有？则必宗顿悟之法。诚如是也，则知释伽、老君、达摩、六祖皆宗人天本一之理，而后人亦步亦趋，却少大成，皆由根本处错落根基，致成其误也。

动静搜玄录

世之言功者，首言动静，不明动静者无以言功。然夫动静之学，发乎太玄之本机，关乎太极本然之要旨，大非数言而可以明者也。大凡世间之法，若言动静，知有动也，有静也。其动如形动、意动、心动数种，其静则亦有形静、意静、心静数种，则以形动定功之动静者不知凡几。余尝遇多人，每每以就教之心问于余曰：汝所修之功，形美式奥，但不知可有静功否？发此问者则知必以形之动静以分功之动静。又有自言参静之人，每尝寂坐，出口便言单盘、双盘，与论但言周天火候，全不知眼前万象纷呈，早已意动，更不晓心中存静，自成妄念，实为心动，既已意动心摇，何言参静？

盖夫人之参功，莫不以形意心而定三品。以形参者小乘之法，以意参者中乘之法，以心参者大乘之法。然无论小中大三乘，俱有大成之望。譬如小乘参形之法，若以形中动静了悟太玄动静之理，亦可直登圣域，入真人宗师之列。八卦拳宗祖董海川，由外家直闯内家之途即此。又如中乘宗意之修，若以意中动静了悟太玄动静之理，亦可直登圣域，而入真人宗师之列，灵子显动功开派宗师，于饥肠辘辘之中，静卧山石之上，而意揣猿奔猴戏，而创灵子之学，成一代之宗祖即此。而大乘法心之修，若以心中动静，了悟太玄动静之理，亦可直登圣域，入真人宗师之列。禅宗各祖仅心印无量菩提，直入圣祖之位即此，然则千古以来，倖身此列者无多。究其理也，多为俗论所障，其如世人者，已知动之为动，却不知物动或然之理，更不知本然动静之妙。须知不破动象，非太玄之动，不破静象，非太玄之

静，更惶论太极本然之动静矣。

然则人之已生，必立形具意而心生。则于功修之时，若以形动，或能清虑，若以形静，必致万念俱致。若以参六妙息法具无上定力，则又万象叠现。知夫人者，自不可以形意心俱静俱动也。是故老子言曰：“孰能静以久动之徐生。”实则若还有一人及此，必死无疑。知《太玄金铭》所言“倏起倏落真动静，若明若暗假虚实”，真本然之理也（此假也真假之假也，假以时日之假也……）。是知人之自然之状，形之所动，反易心宁意空，意之所动，易致形静心宁，心之所动，必有形意两忘，则知动本非动也。亦必知静本非静也。是故动静之学，不可以动言，不可以静论，唯言动静也。却苦世间之人，知动静者鲜矣。

盖夫动静者，非动也，非静也，即动也，即静也，本然之动静也，此中之理，与本然进退同。然则既称动静，而不称进退，其必有不同于进退者，如古公孙龙子之所言“簇矢之疾而有不止不行之时”，“飞鸟之景未尝动也”。千古以来，世人总以此论为诡辩视之，殊不知此太玄本然动静之至理也。须知动者，字之以宙之变分也。其字也，上下四方也，其宙也，永恒流逝也。则知字者，空间也，位置也。宙者，时间也，时刻也。则字以宙之变分，驰驻也。是知驻者，驰之极也。是故静者，动之极也，或言静者动之深层形式。又如飞鸟振翼，人乘鸟背，虽一翅万里，而人未离其身，是静是动何以论之？则知动静者本一也，见之不同也。故公孙龙言见与不见谓之离。是知太玄之动静也，大异常俗之理。盖夫太玄者，本无之物，了然无存，则日月合理之动，宗无心之法。若果无心，自根当前大道，若然有

心，则须退求动静。余近年曾识一人，颇负奇能，功之所修，已具婴儿离体之象，然以所负之气机医之于人，却不见奇效，病家之初至，颇具起色，然数日之后，反无进展，每每教于吾，欲明根由。吾与言曰：此医者喜功之思动而有心，是为心动，大失动静之要妙，则其人屡求动静之微旨，盼余以秘术以示，余叹曰：动静之秘非以言说，非以心传。当如神游物外，心具空空，法不动之如如，宗不静之宝斯，方能活死人而肉白骨也。此灵术耳，虽世人多以为虚妄之说，然须知世界之大无奇不有。君岂不知非洲之地，有一鲁钝之人，竟以寻常菜刀之类入剖人身，割肿取瘤，无不立见神效。及与询也，却不知医术。此心之不存，发本然之动静者，必具之奇。叹世人无由知此，虽喊欲求知，良多探问，不意个中里手之所答，非所问也。此太玄动静，根太玄本然之理，无所言说之兆也。

呜呼，动静之为物也，本非动静也。今之科学，已知足量纯粹之铀，不以动也，仅以合也，而有催山裂石之能。其所由发也，本然之动静耳。则如日月合明之功，若以丙辛合化而论，天盘先天丙火，虚物质散而济之象也，地盘后天辛金，实物质敛而覆之象也，其求济覆散敛之巨微者，合化润下以为河，而取亨之巧，则取固亨出入之缓急以发用。未之动也，本然之动静也。

庄

参功不研庄，至死亦空忙。知庄也，百功之根基也，考世间之功法，虽流派颇多，然于庄也，往往大同而小异，不过大略判为动庄静庄两类。学者于前述动静搜玄录之理中，已知失于本然动静之奇。然本节以研庄之笔，自不应再谈动静，是以下论之中仅以庄论庄。

余尝问于世人者多矣，“何者为庄”，其时也，余年尚幼，业师所言之庄论，窃以为如此浅近之理，必为人所尽知也，乃出问于人。不意所询者虽不乏武学圣手，亦多内家宗师，其所言庄也，或言式架之根，或言术艺之基，或言命修之本，竟与几道根本之修，大异其趣。始知千古以来，参玄了圣之学，所余寥寥。心中含悲，乃立意苦修，至有机会之时，晓世人以研庄秘义。

《璇玑真言》之《太玄真髓》言“太极本然者，太玄也。太玄之通变，乃有九宫八卦。其八卦周遭，易发神巧。其中宫镇守，本涵灵妙。而灵妙之於神巧，实天上地下之别，是道之修也，首重中宫之地，而欲其广也。然夫中宫者，於河於洛，皆本土之谓，则广大中宫者，实广土也。是庄也，广土之为字也，实广中宫之义耳”。

余尝以此论示人，与闻者多面现迷茫之色，然不知河洛之奇，“藏自然之秘，蕴万古之灵”，殊不至有差。而河之与洛，中宫尽为土，本宫之位守也。此理举世参易者尽知，何不明广土之意哉？是世人也，先入他庄，不弃旧守，及与言真机，反不明所以，更不明者，广土者，广大中宫者，与

功何干？是今世之人，以功为功。言功夫也，言功力也，更有言功夫加汗水即功者。虽术业之修，必当假以时日，然与几道宏旨何关？若功夫之类果可为功，岂非渐品为上而顿品失源乎？而今禅宗一脉多重顿品，岂非咄咄怪事！则知大道本然之妙，非功夫也，非汗水也，实天地自然之理具也。是故本然之修，言及坐禅，而有“心念不起方为坐，自性不动才是禅”之论。须知太玄之学，乃以中宫为道心也。其义也，太玄者，太极本然也。即道中心者，立形而定中宫也。是知中宫者，道心也。又以河为天，以洛为地，易知中宫者天心也，地心也。更有人天本一原理，是知中宫者亦人心也。则《璇玑真言》之《太玄要论》言“道心即天心，道心即地心，天地之心即人心。”实至论也！知此则明心念不起，自性不动，本心法之修。即非功夫，亦非汗水，实坐禅法要，即庄也。更兼容天下难容之事，直教人宽广胸怀，非阔心者何。即阔心也，则知关乎人心，天地之心乃至道心之广大，是必广大中宫之意也。则知功中一切动式，莫不以式修使致阔心之效。不知此，则不足以与言功也。

若以此义研庄，则诸多不明之事之理均可迎刃而解，今仅以物我两忘而言，常有人不晓个中滋味而欲明。不免枯禅苦坐，又惮於错落顽空，心常惴惴。须知物我两忘者，虽明义於忘，实则发于亡心，若心已亡，是无心也。又乃无之为物，大天下之至大，小天下之至小。是故《太玄真髓》言“其大无外，其小无内”。则知无心者，至大之心也，且夫此论，亦关乎唯物唯存之义。须知一切物，皆即存之物，而依物质不灭之律，是必存也。然其即存，则必有精有信，人安可不知。则无以忘也，无以忘而忘，非忘

也，即忘也。则又入太极本然之机，知一切物我，本生于无，是以无心。

然夫广土之论，虽太玄之至要，惜为世人立法。须知顿品难从，究其因也，是千古至此，积习为教，俗之常理，大悖道玄。乃致凡人之于道也，类如登天，苦无其门得入，殊不知本无门户。故老子言：“无关键而不可开”。则为凡人计，乃立渐法，其法乃遵广土之义，而行阔心、化心、灭心之途。其灭心者，实禅宗佛灭度之所必由，舍此难树道基，却苦世人自心既立，非但无灭，亦难行阔化。余近年曾识一人，参禅几道凡十余载，苦寻下手之法。及闻广土无心之论，知为妙理。参之经年，终不明何从无心之处，乃使教化于人。及见人之种种欲求，每为之叹。余告之曰：应明“笑天下可笑之人”，尚有“慈颜常笑”所露之一片慈心。须知慈者，兹心也，今之心也，当以灭度。无灭无度，此庄法渐品之至要也。

尝有智者问于余曰：若一片慈心亦灭，岂非天下大恶之人？其论也，俗理之必至也。然世人皆知道德经云大德无德，及圣人不仁，以百姓为刍狗之论。则以老子之明，岂教人剖杀百姓乎？其中不慈之慈，即慈之慈，本然或然之慈种种，岂学者一日之可明？更兼道德之论，原非法要之与议，志于此者请参道德，且夫道德之修，实广土立庄之至法也。

先天本玄录

古来天下，修持者良多。其途也，莫不以后天返先天为所必由。不幸先天之本义，知者苦少。则既不知先天为何物，又何返先天之有？尝有众多功法流派，以实为地，以定后天，以虚为天，以定先天。虽为论也，然大谬矣。须知天下万物，秉无以生，首定天地，次出众生。是知天者，与地同出而异相，则以太玄本然之理度之，天地不二。更于天所成之物理世界，其为虚之物，重浊以凝，为虚，为地也。其为实之物，反轻清以浮，为实，为天也。是知天地者，合而为无，裂为天地。知天之先也，必地之先也。且天地之先者，本无也，太玄也，亦太极本然也。

况以修持之宗旨而言，后天之修，秉后天真元，其动静也，谓气。先天之修，秉先天真元，其动静也，谓炁，亦称先天无火之气。然以物理而论，气者，实物质之弥散态也，炁者，虚物质之弥散态也。而况舍虚实亡，舍实虚亡，知天下本无纯实纯虚之气也，不过或以实丰或以虚富。则两相不明，合化实虚含炁以大同，单重昭显行偏，实富虚丰以小异。其所差者，人秉天地以生，存身实界，必命本实多。则摄后天真气以为元丹者，弥远太玄，而行物极必反之途也。及获先天真元及体，必以龙虎大交会之心法，化本无太玄之机。继以源源不绝，日以必致之先天真炁，冲合肉身后天本气，及其欲以合化本无，刹那间事。急以虚空粉碎之法，入于太极本然，而参太玄。而摄先天真炁以为元丹者，进实虚两均之象，易成合化本无之机。唯须尽性了命，寻得下手之法，即可直入太玄，而具太极本然之妙。

是世之先天后天者，程途远近之别耳。则成天元地元丹法之分。乃知世之先天后天，实则天与地也，非天之先也。

尝有人问于余曰：若果如君所言，岂非天下本无先天之修？余答之曰：诚如是耳。唯世所不明者，非本无先天之修耳，本无者，先天之修也。即如禅宗所言，此无非彼无也，即如前论天之先也，本无也，太玄也，太极本然也，是称先天本玄。世人往往不明此义，以虚为之有命无，妄言先天，自远程途。及与言太玄之旨，反以为怪诞之说，闻则洗耳。今修大道之难可见一斑。上论也，是知先天之修，本无之修也，太玄之学也。然夫太玄本无者何物，知者几稀。盖夫无者，容天下之至有，非无也，本无也，是有太玄之称。须知一正一负，倍加乃零，是之无也。又依物质不灭以论之，则知个别某物之无，必某特定之无也。则知正负倍加，质无能出耳。此突出之物，不知者以为怪。须知爱因斯坦质能关系之律，即此也。拙著《九宫八卦与璇玑科学》一书尝论及此，今不赘言。然此理虽具，世所鲜知。则此类事生，如魔如幻。世人或以神佛礼之，或以无妄弃之，肯与深研者无多。且参功之人，多重实验，身体力行，而于理但信人言而已。则今世修持之人，多礼神佛，其源于此，反障行道。实则裂象淹没等物理现象。其淹没也，成本无先天之象，其裂象也，成多有后天之象。况夫先天本无又兼至有，是不可以兼而兼，则称太玄，即先天本玄也。

是故先天之修，不法气而法机，尚太极本然之修持，故言求机不求气，则知日月合明功中之所言身中各球，实太极也，太玄之所由动也。若不知此理，而以气视之，则必远其修。须知先天本然太玄之修，只法当前大道。

其义也，天下万事万物，莫不存于规律之中，诚如恩格斯所言“一切偶然皆寓于必然之中”。是知功中之所修，亦不过了悟事物变化之规律也，则于式中虚实进退起落诸多变化之中，了悟璇玑运化之理，学者之幸事耳。

即知先天后天淹灭裂象之戏，则明日月合明天盘地盘合化之理，则如丁壬合化，必为丁火者，虚物之成象也，为天。壬水者，实物之成象也，为地。成其淹灭而为合化。况任何某物的无均某特定的无，则质去能出，锻于主我，开直闯先天之门户也。然夫五行明义，金水木火土者，古真人欲为法象之教也。未必有形，未必无形，未必有质，未必无质。物由而类，质从而别。在于先天，无之同构，在于后天，有之别类。学者宜慎思之。

太玄搜要录

举凡太玄真机，必以形兼式备。此不可以言而言也，强名之曰形式。其形也，身形动作及内劲鞭起也。其式也，太极璇玑及太玄动静也。世之不明此者，毕生苦研动静，及内劲鞭起之时，不识搜要，常见若痴若狂。有胡言乱语者，有持械伤人者，有言及西王母之二伯父者，有言老君再生者，种种怪异。非但己之功修再无进望，反致举家为之牵累，苦不堪言。至若太极璇玑及太玄动静，知者几稀矣。即如释迦牟尼于北斗参玄之妙旨，了悟太玄动静，志之以获无量菩提。则后世之人，不晓太玄之理，反以参拜北斗之法，流万世痴迷之术，却称释迦佛祖正宗心法，谬以千里而不自知。执迷为圣，自障道业。

然则世人之修，必首自形起，及于形熟，久习之下，方有内劲鞭起之望。此举凡修持之人必至之境，非不知也，为不以知也。庚午岁中余尝见一人，幼即失父，更无兄弟。十余岁起，即以参功之举，排遣寂寥时光。凡七八载，已具预言之能。于开碑断石，诊病祛疾等类，视同小术。更于残留信息所见历历。每每行于路，多见历朝历代各色服饰之人，摩肩接踵。内中多有巧取豪夺，鱼肉乡里之辈，即下死力挥拳以向。不意每将行路人重创于地，及与其人理论，早失神智，口念人所不明之词，拳脚挥于空如之地，良久方苏。人不知其所以。其母累请高人调治，费资三四万，苦不见效，乃携至五台山求方丈收留。方丈与言曰：“半年后，此子当遇一人，可解其症。”半年后，至璇玑科学咨询室，经日月合明功师半月之调，仅以祖窍失

形之法（见拙著《九宫八卦与璇玑科学》）拨点，乃恢复如常。则知修持者不明后程所由，颇具危险。虑及此处，乃将《妙一真功》及《九宫八卦功法》之《搜神大法》重新整理，编为《日月合明功》，令参功者直入太极璇玑及太玄动静，则免癫狂入魔之苦。更于此处将《璇玑真言》之《太玄真髓》以《日月合明功》形中动静为引，剖解式中动静，成此太玄搜要录。然学者须知，太玄动静者，至博至宏，无论何言以叙，必挂一而漏万之举也。则学者若拘于此，诚自误之途耳。

旋踵：此形中之一动静耳，须知一有动静，必生消息。若学者果能无心，或竟宁神静虑，必知消息之起落，往往顶上机璇，若有微风拂发。且夫足踝之处，有物旋转，随时日之积累，渐旋渐急，渐旋渐大。世有具慧目者，可见其头踝之处，各有一彩球，五色斑斓。参功之人，若神有所注，则该球即飞于功者神注之地，归则减色。此实虚含（气）以互化也，若有以言老君九转金丹者，非吾所言也，民之愚论也，学者宜知。

旋膝：形中之一动静也，亦有消息以随。参功者行此式时，两肘应有物微旋，且与肋胁之地，三环连络。膝上亦有两球，旋之甚急，其如踝上之球，亦具灵妙。惟肘肋三环有一怪异之处，若以慧目视之，有光球连珠递进，一如今人楼角节日之彩灯，连珠连随。须知明亦非明，暗本非暗，虚实也。则虚明实暗，虚暗实明，种种不同。故见者法眼层次之别亦成景别。于修持者不二，于人而万有。为所见也，非本然也。

旋胯：参功者行此式时，腰部有物微旋，胯上亦有一球旋之甚急，腰胯两球如太极锁相之状（见花甲璇玑论），连络为一。然既已锁相，却具本生

之奇，是以练功者若神凝某处，则见幻生一位太极，其于患者疾病之调，颇具灵效。然练功者不可以妄运此球。须知其球连络本丹，关乎人本命真元。盈虚大事，须延明师指导，且不可操之过急。

旋肩：此亦形中之一动静也，亦必有消息以随。参功者行此式时，胯上大球边缘处另挂小珠，可随意放飞。其珠莹白如玉，若其它参功者气滞机停，以此珠为之疏导，立见神效。此珠依太极本然之理中，可称无珠之珠。俟将来六脉通灵珠修持之时，为心法大根基，化掌中之珠为心中之珠，灭心中之珠为本无之珠，皆赖此珠之力也。

旋头：此亦形中之一动静也，亦必有消息以随。然头者人身之首耳，其有旋也，必领万机以俱动。而择其要者，学者当首其直贯道脉（见《九宫八卦与璇玑科学》）之巧，实发虚灵之机。练功者行此式时，当激起本丹迴旋，若致腹泻腹痛，不必惊惧，二三日可不治自愈。究其根由，乃不明丹本非丹，映于玄远之理所致。

无极体：此形望似至简，式中所含实丰，乃周身二十七位太极总发动之根本大法也。二十七位太极之论，详见璇玑科学一书。此中动静，古来鲜有知者。然一知此理，立入圣境，实非凡夫俗子之可以与论。数千年来，仅为一脉不传之秘。其所攻善也大，其所攻罪也凶。唯愿学者存悲天悯人之心。但攻其修，勿攻其用，至明道德无为心法真髓之时，其用自现。若攻其用，难免大道流术之失，更兼伤人害己之虑。须知二十七位太极一经发动，即存演盘射宫飞箝反忤固亨出入济覆散敛诸多奇巧，其如铁马，及今人所称空间转运等术，尽从此化，学人当不可以轻之，天下功法，万流

千宗，此式各家本一，即知其神奥。唯人不知其内中所含之丰，能其形而不能行其式，致成弃真存假之修也。

太极体：余尝言太极者本然不动，故太极体者无极所成。太玄（二十七位太极之所统）之消息动静也。则其所由，动也。不由意起，不由心发，本然之动静也。是功中言循机而起。况太极既立，混沌将分，未分未合，涵实圉虚，则有两相时空交参之力。其发用也，惊天地而动鬼神。然修持者须知，人纵有回天之力，亦不可以逆规律而行，则如机起玑璇，万勿妄动神意。须知手膝身各大球，秘参太玄之窍要，若果能于太极本然，发其虚实进退起落之宏旨，方为不世之修。

两仪体：两仪者两界时空为立，阴阳机变为分。两足、双手、身外各球，略蕴三才法相（非象也，相也），已可知妙停妙转。参功之人修此式时，可见内中三迴九转之机，勿为之神迷心摇，此时若为外物之崇，自居心魔。须知太玄无中生有之义，乃自然运化之机，非巧智之所能为。此中精要，在虚实即判，则各球分具阴阳，一顺一逆，一递一迴。本二即一之物，倏分倏合。不可以形分而谓分，不可以形合而谓合。其有两明两暗之别也，非明暗之明暗，分于发用之为明，合于本然之为暗，乃藏相藏尽心法之源。

三才体：夫三才者，于太玄而论，太极本然涵灵也。于外象而论，天地之蕴人也。世称天地人三才者即此，而能知太极本然涵灵者寥寥无几。参此式者首重灵妙，当知三才为立，物由所别。真气炁聚，幻假幻真。其为形也本然，其为空也本然。则知三才体式，球数非三，实化万象也。须知天下万事万物，别类分门，虽众象不一，莫不自三才而由发。此中用法，

极尽工巧。然若不谙太玄之旨，虽近神术，难成造化。当明佛之灭度，寂灭空空，即佛言将空也空尽，自具空空之义，实本无造化自然之机。修持者行此式时，不可以忘无极本参之机。若果能无极、太极、两仪、三才俱不离太玄妙要，则自成二十四小时不下庄之修持，行止坐卧皆为功，言谈语吐总具玄，斯时也，不离当前毕矣。